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铜陵市作家协会主席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二姨爹生得高大，有力气，又勤劳，是做庄稼的好把式，后来做了生产队长，但跟父亲的关系不大好。那原因可能是，在文盲的他看来，吃饱肚子才是硬道理，所以四个女儿都没给读书，剩下的小五和小六虽然读到初中，但有多少墨水，也是不好说。由于劳力多，工分多，进钱多，他说话的声音很大，按父亲的说法是有点狂。

而父亲当过兵，做过公职，有点文化。在他看来，不读书就是牛马猪，即使砸锅卖铁，也不能荒了孩子的学业。从某种意义看，这跟二姨爹不仅是价值冲突，还是利益冲突。二姨爹是进钱户，我家是欠款户，欠的钱实际上是进钱户的。为此，在我读完初中，二姨爹就要求我放弃学业，但父亲不答应。

1979年我高考落榜，父亲问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我答，如果还在这烂学校，怕是来年没好事。父亲就带我去找学校，来回走了二百里，折腾一个星期，找了两个学校，也没弄成。秋天，快要期中考试了，父亲听说生产队刘观怀的堂兄在厂矿中学做司务长，就

◇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，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：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临睡前翻手边的杂志，见有黄复彩的《腌白菜》。知黄先生是我的家乡人，就先看此文。没想到看得满口生津，饥肠辘辘；看得睡意全无。

黄先生的老家与我乡不远，腌白菜的方法，腌白菜的吃法也都相差不多。只是十几年来，久居新疆，乡味忘得越来越多。偶被文字勾起余味，也是路远莫及，只好神思。

陈冠学先生说：雨声之美，无如冬雨。冬雨细，打在屋瓦上几乎听不出声音，汇为檐滴，滴在阶石上，最饶韵味。陈先生写得很美，惜在北方多年，冬天无雨多雪，听不到冬雨之声。在冬雨中，一家人围着土火锅吃腌白菜，暖从心出，火锅的热气和腌白菜的香味环绕，置身其中，冬天也不再觉得漫长，不觉得难熬。

炒腌白菜要油大。腌白菜可以和

三块钱

跑到刘家讲好，由刘的儿子带我去碰运气。

父亲给我十块钱，作为路费和饭费。我们走了七十里，坐了四五十里的车，没花一分钱，就谈好了复读的事。路上花了三块钱，剩下的我又交给了父亲。

前年，父亲去世前两个月，有次谈到求学的事，他说，你还记得那十块钱的事吗？就说了那故事后的故事。

父亲说，当时家里实在没有钱，就在隔壁老钱家借了十块，你回来交我七块，我又还给了他，剩下的三块，答应秋后卖棉花还。后来有一天，老钱老婆问我借三块钱，说是给女儿看病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。我想了好长时间，觉得只有二姨妈家有，因为上年分红，她家进款一百多块。

父亲端着碗饭去了。二姨妈没答应借，也没肯定不借，只拿眼睛看二姨爹。二姨爹坐在门口抽烟袋，高低不作声。父亲就捧着碗痴呆呆地等。僵持了好长时间，二姨爹熬不住，进家拿来三块钱，往父亲手上一甩，说，给

你！饭都没得吃，还读什么书？父亲说到这里，一时老泪纵横。他说，当时地上要有洞，就钻进去了。最后，他还是捡起了那三块钱。

三块钱的事让我感叹，但实在不关系到个人恩怨，而是命运。二姨爹去世前，有次我去看他，见他睡在一个吊床上，四角不沾地，就问怎么回事。二姨爹说，算命的说了，他有两个月不能沾土，这样会躲过一劫。而我父亲自生病到去世，都是理智的，克制的，也是通达的，面对的，那让他高大，更受我的尊敬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，往往就体现在文化上。

从家庭发展轨迹看，由于文化深植于子女心中，我们兄妹都注重子女的教育，在下一辈的七人中，目前出了三个硕士生，三个本科生，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。应该说，他们都有一个不错的位置，这跟二姨爹的孙辈相比，差异还是很大的。

父亲曾经说，不能老子打馍馍，儿子打馍馍，孙子还打馍馍呀。我写到这里，特别怀念我的父亲。

白 菜

豆腐一起烧，白菜的味道浸进豆腐中，是佐饭佳味。腌白菜还可以和豆腐干同炒，豆腐干切丁，放不放辣椒糊均可，也很下饭。即使什么都不放，仅是腌白菜炒腌白菜，在冬天的饭桌上，吃干饭喝稀饭时，都是不缺席的。

上高中那会，学校离家二十几里地。冬天，每周末回家都要用罐头瓶子装上两瓶腌白菜到学校，偶尔有肉丁或豆干丁。这两瓶腌菜，省着点可以吃四五天。那些年买的书，多半是腌白菜之功。它们中的许多本依旧还立在书架上，离我很近，只是腌白菜离生活渐行渐远。

腌白菜也是霜降后的好。乡谚有云：霜降腌白菜，立冬不使牛。霜降后，白菜洗好控干，将白菜码在陶瓷缸内，需要用脚踩一踩。踩白菜是技术活，白菜腌得好不好，全看这一“踩”。将专门

从河道里寻来较大的河卵石，压在踩过的白菜上。

汪曾祺先生经常提到的咸菜慈姑汤中的咸菜，是青菜腌的。汪先生的故乡高邮离吾乡并不算远，一些方言及吃食也都很接近，不知为什么“过去不种白菜”，而腌菜的程序也是差不离的。我在看这些时，想到的却是王羲之的《奉橘帖》：奉橘三百枚，霜未降，未可多得。霜未降未可多得的还有腌白菜；待霜降后，白菜已腌好几日，余墨就剩纸，书一《奉腌菜帖》，真是好味。

“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，我想念家乡的雪。”这是一个老人晚年的真情流露。细想已经多年未吃过家中的腌白菜了，在这样的隆冬，很想吃一点，不需要放肉，只是简单地放上辣椒糊一起炒即可，肯定可以多吃一碗饭。

隐形的翅膀

二姐，不惜屈尊来到小镇，看完服气了。于是，我相信了，毛毛虫是可以变为蝴蝶的。

2005年的夏天，我等来了我的女儿。她也是满脸褶子，通红通红的。我替她担忧，这样子以后怎么办？能变成好看的女孩子吗？她似乎也担心，大声地毫无风度地哭着，愈发挣得脸红紫。

现在她已经大了，居然也有美丽的倾向。她喜欢戏剧，喜欢满头珠翠的小姐，盈盈下楼来。她学冯素珍的顾盼，学杜丽娘的水袖，甚至她会惟妙惟肖地演唱词曲。她反复地看，定格，拿纸笔画，消耗掉许多玩耍的宝贵时间，因为“她们真的好好啊”。她问我：“爸爸，我可以长得这么美吗？”我说可以，每个女孩子都是一个天使，有着隐形的翅膀。

这实在是老生常谈，可她非常高

兴，这样的话也只有这样的年龄才会相信吧，它可以带着她的心飞向未来，期待极致的美好。

蝉、蚊虫、蜻蜓都是可以蜕变的，我相信在他们孤独的生命旅程里，灵魂承续着能飞的梦想，飞翔让蛰伏、寄居、幻梦、流浪、受苦都变成值得。当它还在土里、水下，还没有丝毫翅膀的迹象时，他们是否会动摇：我真的能长出翅膀、飞上天空吗？不是每一个毛毛虫都能变成蝴蝶，而蝴蝶都是由毛毛虫变的，有信仰、有信念的毛毛虫。

生命实在是需要浪漫的，比如说古人相信柳絮可以化作浮萍，而腐草可以升华为萤火虫，现代人相信孩子天天看着金童的照片，可以长得像他，多么美好善良的想象啊！都说想象力是科学的翅膀，怀揣飞翔的梦想，平淡的日子就有了传说的期待，也可以变得精彩，不是吗？

◇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，男，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，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，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，主要从事散文写作，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春光烂漫时，便可看见青虫了，在菜叶上蠕动，吊在槐树上乘凉。时近夏时，更有许多色彩绚烂的毛毛虫，在树叶上爬动，若是落入脖子，便会起一路绵延的红斑，痒、痛。因此我从小就特别厌恶它们，尤其害怕色彩鲜艳的。

听大人说，蛾子、蝴蝶都是由毛毛虫变来的。我难以接受，因为反差实在太在太大，极端的美丑，如何可以转变？外婆笑呵呵地拿出一堆照片，是母亲姐妹们小时候的。她指着一张满脸红褶子的难分性别的孩子问我：“这是谁？”我迟疑地看着她，知道这绝对是一个脑筋急转弯似的答案。外婆自己笑了：“这是你二姨！”点了一下我的鼻子，我愣得半天没回过神。

二姨是全镇知名的美人，即使在较保守的1980年代，都有为她弹吉他的男孩。小舅的女友是正宗的上海大家闺秀，眼高过顶的，为着看她未来的